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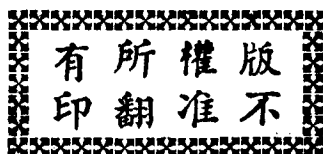
編者：

何鳳山

歐 美 風 光

第

1945 初集.. 政治生活出版社發行



歐 美 風 光

主編者 何 鳳 山

發行人 束 奎 綏

出版者 政治生活出版社

印刷者 自由西報社

經售處：

重慶神仙洞街二號

政治生活出版社

全國各大書局

每冊定價壹百伍拾元

中華民國卅四年三月初版

引言

這小冊中的文字，都曾先後於「政治生活」發表。我們蒐集的用意，在使讀者便於一氣唸完，作爲參考的資料固可，視爲消遣的小品亦無不可，總期達到「由生活中反映政治」的目的。所以此種小冊，今後不僅似應繼續發行，而且擬力求題材的範圍擴大，庶幾以日積月累之工，更能做到「從政治中充實生活」之實，尙望讀者有以教之。

鳳山卅三年十一月廿四日

歐美風光 目錄

第一篇

想當年在德國

一、初到胡興

二、啤酒與「化興」

三、「化興」中的風味

四、在胡興的中國人

五、東方民族的吉卜賽

六、音樂天才的表現

七、留學生的羅漫史

八、雄威大發的洋太太

九、海外蓬知己

廿、韓海奴生波

廿一、此根綿綿無盡期

第二篇 少年留學記

歐美憶記 樂天士 西 齊 吳

一、馬戲班與郎德山

二、維也納的童年生活

三、閒話留學生生活

四、美國的學校生活

五、酸甜苦辣的奧國行

六、旅美生活憶記

七、紐約的夜生活

迴美風光 目錄

想當年在德國

樹 梧

一明初到明興

人生如做夢一樣，光陰荏苒的過去，回想頭一次從德國回來是足足十二年丁，以後雖不斷的去過幾次，而印象之深無幾的要算以第一次爲最。

到德國的目的地爲南部的明興城(Muenchen) (英文名Munich有譯爲慕尼黑)這座城的名字，當時國人知之者甚少。因爲照一般的習慣，以爲留學必須要到某國的首都去學，纔算叫得響亮，出得風頭，於是想到英國一定是倫敦，美國一定是華盛頓，德國一定是柏林，法國一定是巴黎，雖然多少的內行，曉得頭等的大學，未必盡在首都，而普通人觀念的改變，豈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。

明興城德國人素來目之爲文化區，有著名的大學，規模宏大的圖書館與博物院，追希特勒的國社運動開始，地緣政治的祖師霍斯賓爾也是明興大學的教授，於是這個城遂漸漸建成了納粹的大本營，晴和佳日遠遠望見褐色(黨部)頂上的卐字旗飄展，不免覺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。一九三八年明興會議，英相張伯倫攜了他不可分離的康奈赴會後，明興之名更加震動了全世界人士的耳鼓，「真是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」，幾乎弄得無人不知那個不曉了。我抵達該地，乃在一九二九年秋季，正值美國證券市場暴跌

以後，惡風慘雨鬧得美國天翻地覆，而當時的德國尤以德國的明與究求受到直接的影響，熙來攘往，生活尙覺不靖。然而絕未想到湖光綠水靜靜可愛的古城，此時勒勒的鳴鐘，在這個地方起家，而這個古城，以後更成了世界「妥協」的象徵。

話不說開了，車到明興後，從火車站步出時，即見汽車。問行轎有一位劉君，於是我首先攔起車子，裝腔做勢的用那大學中三年程度的德文，告訴車夫往那裏去。殊不知出了一身汗說破了舌頭，他死也不懂你說的什麼，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，劉君乃急急救駕。這位劉君說來話長，他在東南大學畢業後，曾專門學過幾年德文，根底當然比較深，解決這個小小問題，應是牛刀小試不費吹灰之力了。然而結果，大失所望，他所說的也終於對牛彈琴，言之費諄諄，聽之者藐藐，弄得兩人哭笑不得。幸而劉君隨即辭，計上心來，記得地名尙寫於日記本上，於是和盤托出的給與車夫看，他繞一笑的回答說，原來你們要到土耳其其荷萬國學生會去。上車後，我一路沿途的想「德文真麻煩，早知如此，悔不應該來的」。

不久車已到了目的地。學生會有人把我們的行李搬上一樓的寢室。可憐我們兩個居在一個房裏，單日無親，話又不通，感到從來未有的寂寞。最後肚皮餓了，祇得免強下樓。我問那個管家的老太婆曉不曉得說英文，她極不客氣的回答道：「這裏祇准說德文。」聽了以後羞憤惱怒，然而無可奈何的祇得容忍下去。

是日晚飯總算飽了，因爲一碟碟的菜都是擺在一張櫃檯似的長桌上，指東點西以手代口，倒也無甚麻煩。不過付錢時稍微又有波折，譬如說「二十八分」中英文的次序都是一樣，偏偏德文的說法不同，甚麼「八與二十分」。讀時因爲有充分的時間想，尚不致易於弄錯，而初講時，腦筋來不及推算弄得頭昏眼花，以致鬧出笑話。飯後上樓，抬頭一看，來了一位匈牙利人，名叫楊可畏，Yankovits 身長六尺有奇，高而不威，活像城裏廟中的無常，不過多帶了一副近視眼鏡而已，他自己介紹說，「我乃專門招待新來的外國學生的。」對我們頗獻殷勤，問長問短，好不容易對付。因爲他所講的，我們簡直莫名其妙，祇得捕風捉影的猜猜意思，而心中惟有默祝他趕快離開，免得嘈囂。

半個鐘頭後，他終於離開了，方纔吐了一口氣，深感疲倦，預備就寢。然而不久又有扣門聲，此次進來的一個是愛爾蘭人，一個是美國人，也是來明興不久，準備入大學的。他們滿口操着英文腔調的德語，心中不免好笑，而自己的程度不高，所以立刻發生海外逢知己的感應，倒靠談話的進行異常輕鬆有趣。我們一句一句的慢慢說，說不通時，馬上找字典，仍有困難時，更補之以英語，這樣處處逢源的去，談至夜深方止。

頭一天的苦頭，總算已經渡過了，次日早飯後更打定主意努力學德文。於是在書店中從小學的讀本買起，一直買到中學的，好在德文的文法，在大學中業已弄清，所以學得進步很快。此外一本字典一本練習簿，是絕對不離身的伴侶，看見廣告以及與人談話

中發現不懂的詞句時，馬上就查字典記錄在案。在學生會中每星期五有跳舞會，係一與德國學生接觸的好機會。星期日有遠足旅行，每一次出去必有重大的收穫。奇怪得很，不到兩個星期居然普通的會話，已是不成問題。可見世界上的事，祇要你肯決心苦幹，「難」就變為「易」了。

時間是這樣的過去，以後不備在大學時聽來無困難。即筆記也是漸漸容易。同時在學校中已經交上了幾個很好的朋友，在宿舍也有多少扯談的座客。其中奇怪的要算米堡夏爾 Niddendorf 與巴頭子雞 Ertzke 兩位，前者學哲學，後者習藝術。學哲學的講起話來總是帶哲學的意味，行止舉動以及面部表情等，都彷彿是教叔本華的悲觀意志所籠罩。而這位藝術家是一個毫不修邊幅的二十餘歲青年，桌上處處是顏料，亂七八糟的堆滿了許多東西，畫的工力尚未到家，大有畫虎類狗的趨勢。有一次他囑替我畫像，我耐煩地坐了幾天，結果畫出來的，恐怕連我母親也認不得這是她兒子的像。

二。啤酒與化興

大約三個月以後，學生會住的中國人憑空增加了兩位，一位是在英國留過學的，一個是在美國得過博士在國內大學當過教授的。相聚之下，當然增加熱鬧不少。記得到明興以後的第二年正月，那裏照例舉行所謂化裝跳舞，此種跳舞德文叫做「化興」，源於

一種宗教的慶祝儀式，而日久月深，竟已變成了該地人士生活中的一部，與啤酒的重要相比有過之無不及。說到啤酒各位不要小覷了牠，這是德國人的國粹飲料，尤以南德人爲甚，幾個大啤酒廠都是在那裏。黃昏時候你如果滲入那附近的酒店，則祇見嘉賓滿座，少長咸集。年紀大點的，都是口含雪茄，面前放了一大罐啤酒，罐上貼有小紙板，每晚一罐即劃一個碼子，十幾個碼子是司空見慣的事。他們一面抽煙，一面牛飲，他們的所謂夜生活大半就是如此的消靡。

啤酒約分兩類，一是淡黃色，一是紅黑色，淡黃色的味苦，紅黑色的味甜。所以初到德國經驗不夠的，大半是先喝甜的，旁邊人看了馬上就曉得你是「老外」，因爲甜的是小孩或女子的飲料。又喝的方式，不應如喝酒一樣，一滴一滴的嚐，而應該是大量的牛飲，這種本領自須經過相當的時日方可訓練出來。我有幾種經驗，可以證明啤酒對於一般生活的重要。有一次在飯館吃飯以後，發現旁邊坐了一位五十歲上下的婦人，她面黃肌瘦，常珍重寶貴。喝了一口，馬上就將手伸把杯口一抹生怕流散半點似的，爾當酒下嚥以後，彷彿是解決了什麼大的問題，表現着心花怒放的情緒。我看了頗爲奇怪，她望了我一眼，對我喜笑顏開的說：「你不曉得我喝這杯啤酒，纔已是期待了兩天，在第一次大戰以前，家道小康，每日喝啤酒不成問題。到今天祇能每隔兩天喝一次，你可以想到我的苦悶程度了。」又一次與幾個朋友往鄉下旅行，路過一店午餐，看見窗面

一人喝得醉，喝得昏昏倒倒，倒了付帳時，他往身上一摸，摸出一個長條子出來，橫口是用線縫了的，將線縫一撤，盤口而出傾在桌子上的，雖是幾分與一角的小幣，然而掌信將總數，算恰與其應付之額相符。他離了桌子一步一跌，東偏西倒的走去，口頭喃喃的說：「兩個禮拜的儲蓄又用光了」。以上的一切，尙是社會的現象，至於啤酒在科學上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視的。記得一個朋友告訴我，某年德政府籌辦財政增加稅收，於是在慎重考慮之下想從啤酒上著手，乃公開宣佈啤酒應列入奢侈品之內。當時大學的教授聯名反對，謂據化學分析啤酒的結果，其中所含的成份都是人生不可少的特料，課以奢侈稅毫無道理，此語全同，聽說終因之打消。

關於啤酒說了這許多話，因而更反映「化興」的重要，理由極簡單，因為啤酒不過祇為啤酒而已，而「化興」之中則除啤酒以外尚有女人，這是在德國人眼光中是何等緊要的一種配合。「化興節」的時候，小孩化裝在街上跳舞，紅綠紙做成的長練，到處飛揚圍繞，使一個寒冷的城市，變成一間錦繡，空氣的感覺已是完全兩樣。

至於成人則大都準備晚上去跳舞。這個跳舞與普通的不同，個個固非化裝不可，而跳舞規模之大，也非平時想像所能及。有時整個幾層樓的房子在一個月之中。成為一個單獨的舞場，可以容納幾千人。因此則與的居民，以及其他各地的人士，都渴望這個節期的到臨。不過每人一面尤其是男士！每參加一次時，所費亦頗可觀，第一是出錢租化

裝的衣服，第二是代女人什啤酒的賬，以及其他零星雜費。此時大學情形異常的慘，因為跳舞會至第二天早晨四點鐘方纔收場，所以上午的課程聽講的人寥寥。又學生的經濟資源有限，跳上了癮的先生們，那肯一次之後終於罷休，所以不得不另想生財之道，結果典當鋪子裏的生意特別興隆，而學生們的床鋪書籍以及衣箱等因之押賣一空者。

最應注意的是你的外套。我有一個同學姓馮，他於上課之前將外套掛在室外，待散課以後，業已不翼而飛。遍問同人均無下落，後來祇好請警察追查，敬育公回答說：「你不曉得這是化興時節麼？外邊人進來偷東西的太多，偶一不慎失去了難以找到。我雖去追問，即算可以找到，也須費長久的時間，還是小心一點的好。」化興的魔力確實偉大，記得大學的後門對面有幾個書店，我因為常去買書，有一位小小的店員因為久已互相認識，乃向我唱埋怨歌，他說：「你看，人們晚上都到化興去，我因為沒有親，所以不能去，你看人生有何意味。」言時悲憤之情，甚於如喪考妣。又有一個中學以上的家庭女孩子，因為她母親比較的嚴，禁止她往化興，其唯一的理由說她沒有到「自治」的年齡。——因之由怨成怒，天天在家裏鬧。

初到幾個月並不曉得化興的重要，所以沒有興趣，後來看見一般的生活反常，宿舍的早點留在桌上沒有人吃，到了晚上學生的房間裏看不見電燈，早晨上課的同學前已替之人發大減，而時上三竿擁枕高臥的尚不可勝計。我想我們孔丘先生見了，一定深嘆世

風不古，大罵朽木不可雕也。最使我印象深刻的，就是幾個美國男女學生，跳了舞後不肯各回宿舍就寢。早晨四時半到了學生會，因為餘興未了，尚在客廳裏大唱大叫，聲震全宅，而會中的管理員並不加以制止，真可謂奇哉妙也。我們這些按部就班過規則生活的人，因此不免噴有煩言，發出質問，而所得的答覆，乃「化興時節，生活可以隨便一點，何必如此認真。」

有一晚全宿舍中祇剩了幾個中國學生，當聚集談話時，好奇心動，主發一探化興的究竟，也是科學家應有的精神，我是這樣名正言順的提議。那知我們那位中國教授聽了眉頭一皺，尚板起道貌岸然的面孔，不大贊同。經我與鄧君再三的勸駕以後，他姑勉為其難的允許一路同行。不過他附帶了一個條件，就是他說「我現在年齡比你們大，不喜歡動，所有化興中的活動由你兩個人完全負責。」當時不大了解他的意思所在，以為他表示消極，然而一想祇要他去，消極有什麼了不起，大約各人經過十分鐘的準備，帶足了錢，士肥馬飽正在出發之時，忽然想起我們都沒有化裝，恐怕買券入場時發生麻煩，不好應付。還是那位教授聰明，他說「不要緊的，我們是外國人，他們一定是馬馬虎虎特別的優待，何況穿西裝本來是我們的化裝。」這樣一說，倒把我們的胆子壯了起來了，三個人於是浩浩蕩蕩的向化興場所奔去。一路上紅男綠女結伴而行，欣賞不盡的奇形與怪像。我們三人一排，我與鄧君把個教授夾在中間。他是我們的軍師，我們聽他指揮

，他說話，我們行動，大有陣前交鋒，左有「關興」，右有「張苞」之概，好不動。

三。「化興」中的風味

到了場門，人擁擠得很，場口並不大，催進場以後，豁然開朗，另有一個天地，以為是到了天堂，或者還是地獄。這要靠你自己人生觀的看法如何。社會上的繁文縟節，虛偽，敷衍，至此已完全掃盡。其中每一個人不論男女都是手拉紙板，紙板稍為一動，即響亮作聲。你看見一個女子即可以隨意將紙板向她臀部一打，她回頭一笑，你就可以同她攀談，或帶她跳舞喝酒。最特別的是稱呼，讀過德文的都曉得德文有兩種稱呼，一是對於疏遠人們的客氣方式，一是對於家庭中父母妻女的親密方式。平常因為保持交際上相當距離起見，即對接近的朋友，尚用第一種方式的很多，至對於男女間用第二種方式，則關係已經是到了相當的程度。然在化興中，不論老少貴賤，見了面都是用第二種方式。此外尚不祇此，即對陌生的女人可以隨意浪費情辭，亂開玩笑，如「你是我的寶貝」「我的愛」「糖」「蜜」等語句，說來不花本錢，到處聽見。最有意思的，說者有心無心問問沒人理會，而聽者有意無意誰也不管。一個女子與別人正在玩笑時，你跑去把她拉走，對面的男子也不發氣，反而付之一笑，平風吃醋，當然聽着覺怪。

出門看天色，進門看顏色。這種五花八門的顏色，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，等於鄉

下人上落，左顧右盼，前進也不退，後退也不進，始終深處手足不覺擺措，繼而自開幸虧我們是讀書人，有的是科學方法，乃決定先用冷靜的頭腦，以三翻兩復的工夫，再說幾段。主意既定，於是開始作流動式的觀察，由別人的行動，以期反映我們以後應取的態度。在此一路徘徊之中，左右的紙板如雨一般的落下，把我們這位自命老大的教授，時裝出的正經面孔完全打掉了，使他變成一個笑容可掬，輕了廿多歲的青年。環境的力，與大喇叭，我們一方面聽不免而同他們男女開玩笑，他方面却不敢放肆，因為情形不熟，生怕吃訂甚麼似的，不肯彼此分離。及至經過大廳，看見音樂台上的鋼琴師，着上紅綠條的長衣，下面個個穿的是短褲，頭戴小圓帽，帽上插了短的雉毛，表現着分古典式的風味。因為時間尚早，奏樂未曾開始，所以他們手提了啤酒罐，同台下的人聊天。那時廳中的人，差不多已經滿了，個個笑容滿臉，一團和氣，於無意之中又碰見了幾個印度同學，觀其行態，恐怕也是同我們一樣的初次一談，畏縮不前。不過最有意義的，是幾個從格廷根起來的中國學生，在人羣中如生龍活虎一般的出沒，紙板打得特別的響亮，看來不是初出茅廬的生手，而已是經驗豐富的老油子了。他們都戴了一個假面具，後來聚談時，把假面具取下，始知其中的一位，乃我多年的老友張君。稍為寒暄了幾句，因為時間寶貴，他們要停止在興高采烈，是以就此分手，各奔前程了。

我們三人仍然是到處觀察，應很大，所以在未出廳的範圍以前，忽然台上的音樂奏

起來了。全廳的男女同時開始跳舞，我們的教授說，他不跳，他在那一個固定的地位者等。我於是同一位身材比較高大的女人跳，因為恐怕與教授失聯絡，一路跳時一路眼睛留了教授，同時我的舞法原來不大高明，舞伴的身量又重，所以勉強終場以後，身上已經出了一身大汗。三人在重行集合之後，約定往樓上去尋一個座位。樓上的人也是很多，桌子擺滿了，異常的擁擠，幸而距離欄杆不遠的地方尚有空位，總算暫時將難難的生活穩定下來。

剛一坐下，堂倌將大罐的啤酒放在我們的面前，未喝到一口，音樂又奏起來了，於是樓上樓下大批的人馬出發。真是人山人海，隨着音樂的節拍轉動，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，望之不勝想到杜甫所謂「花寒曉深見，歸來輕軟款款」的詩句。自是不會做詩，否則靠近那裏的欄杆，難免不章與大發，「忽然音樂響，應是舞羅時」了。他們一路舞，一路唱那著名的民歌，歌中的大意，就是說「一喝酒啊！小兄弟們喝酒！將你們的煩惱留在家中，拋棄一切的憂慮，拋棄一切的痛苦，人生總算是一個玩笑兒啊！一歌聲震全宅，男女老少無一例外的同聲唱和，誠有飄飄欲仙之概。

在跳舞停止以後不久，各桌的座客開始把紅綠的紙球互相戲擲。有時你看上了那一位，即可以將紙球集中拋出。坐在欄杆的後邊處，有兩位老太婆，以及一個老禿子。那個老禿子，年紀約六十五歲左右，他膝上還坐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。我心裏打量這兩

個老太婆一定是姐妹，而這老禿子一定是年紀較大那位的黑膝板凳（丈夫），坐在膝上的是他們的女兒。年紀小一點的老太婆總是將紅綠球向我們這桌上打來，我們轉頭一望，他面帶笑容，示意要我們過去。好在這場中的空氣都是這樣，看見了外國人他們受「好奇」的驅使，似乎更不在乎。紅綠球不知丟過了多少，她以笑來，我們以笑往，教老魯賢在我們想來倒無所謂。時間稍過了一下，我們的教授開口說：「那位老太太既然這樣慇懃，你們兩個中應當有一位去應酬應酬，方纔不拂她的好意。」於是推來搡去，結果又是輪到我的身上，因為我的年齡較小，祇好帶着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」的心理走去。

我終於與側面桌子上的老太婆攀談了。我雖然處處謹慎，忌問女人的年齡，然而偶一不慎，極容易使女人誤會這一點。說明白一些，由我們談話的結果，那位老太婆似乎心裏發生了不舒暢的情緒，至今想來猶有歉意。前已說過，他們男女四人是什麼關係，我的心中早有安排，並且認為絕對不會錯的。所以開口便問：「那位老太太是不是你的姐妹？」她聽了馬上不快的反問：「我像她麼？我同她一樣的老麼？」我聽得已經是失言，刺激了這位太太的過敏神經。於是即刻的解釋說：「你誤會了我的意思，你當然比她年輕多了，不過你們似乎有點相像，是不是她的姪女？」她聽了心裏雖然舒服一點，然而終不及以前的高興。她末後告訴我，她與那個老太婆毫無關係，那個老禿子也不是